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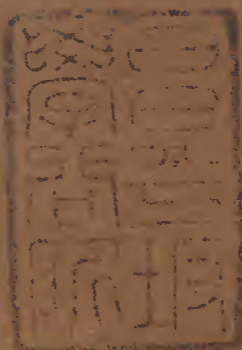
荆川裨編

卷之一
卷之二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五函	三〇九冊	類
七	六〇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五函	三〇九冊	類
七	六〇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3)
函號	366	6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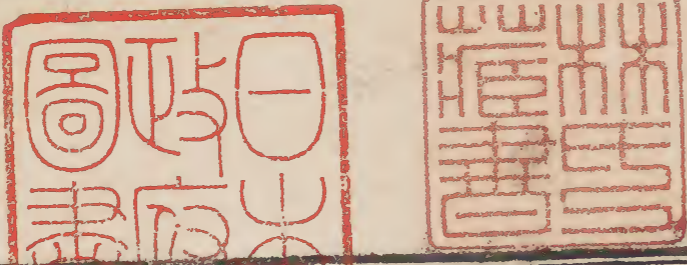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六經總論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荆川甲編

卷之二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列一作倫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以各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入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

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二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
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
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一本郎下有榮字

國者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并州和統 卷之二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滕囊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
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羸捨負也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
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鑿
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詭詭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
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剥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

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

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

十人雖鬢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仗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

顯陽殿詔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
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
及永熙西遷天平比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
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
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
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
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
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
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並爲諸子
師友及天保太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

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
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
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
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
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
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
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
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
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
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

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踈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

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於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

以醇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
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
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向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
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
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
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
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平一
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
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
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

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
群疑渙然氷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
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
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
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
政之徒咸非薦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
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
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
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
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

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議
疏縉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
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
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
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
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
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
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懼歟漢
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
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

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第
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
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
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
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
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
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
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
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
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

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二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

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等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衙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

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脩

高祖始受命鉏耒夷荒天下畧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

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屬橐鞬風纒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晷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親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

并川和編 二ノ卷之一
人貢限四方秀又挾策負素全集京師文治熠然勃
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
弟入學鼓笥升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間
閭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讐正五經繆缺
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稗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詔
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
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
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
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

道悉宜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
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務權變
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
經題與諸生酌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
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
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
元殿博彙群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
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勝私褚喪脫幾盡章
用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
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

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
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
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
之武爲救世砥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
否者是病損而進砥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
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
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
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
傳授無他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系至漢興刻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寢
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
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
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
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
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
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
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

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通考

按秦雖出于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于豐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于諸侯秦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諳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僞辯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孽

教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今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生爲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寢微寢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諉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

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殆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其辯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爲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睨其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

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爲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麗於禁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伎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者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

則隳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竒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興太平求竒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竒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解經不可牽強

鄭樵後同

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彜句亦如此

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舊日為三山教時林少穎為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

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藁飲畧之可也林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與表而出之予亦曰知之為知之三百篇之所以為可言也不知為不知由庚華黍畧之可也必欲強說則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

讀詩易法 乾第一爻 關雎第一句

淵乎詩易之為書也有天下難明難象之理焉不可以口舌求訓詁盡也且如乾之初九第一句曰潛龍

勿用是乾之初九一事物也其在天地人蟲音之內
天地人蟲之外其象如潛龍勿用不可以千萬計也
皆乾之初九爻所統攝也如必曰潛龍然後可以象
乾之初九他無預焉未可以語易也詩三百篇第一
句曰關關雎鳩后妃之德也是作詩者一時之興所
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也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
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興在鴛鴦則鴛
鴦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鴉鳩則鴉鳩在桑可以
美后妃也興在黃鳥在桑扈則綿蠻黃鳥交交桑扈
皆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雎然後可以美后妃他

無預焉不可以語詩也詩舉詩易第一句以明之

讀詩書春秋法魯頌 秦誓

唐陸龜蒙曰六經之中有經有史區而別之禮詩易
為經書與春秋為史爾史何暇必視孟堅子長然後
謂之史由是觀之溫習者事跡彰罕讀者事跡晦讀
之踈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試以秦誓魯頌言之
有或問者曰魯僖公秦穆公之賢孰與齊桓晉文彼
必曰不如也詩有魯頌即春秋所書之僖公也書有
秦誓即春秋所書之穆公也二公列在春秋仰視桓
文殆不可及至附麗於詩書則盛德洪業炳炳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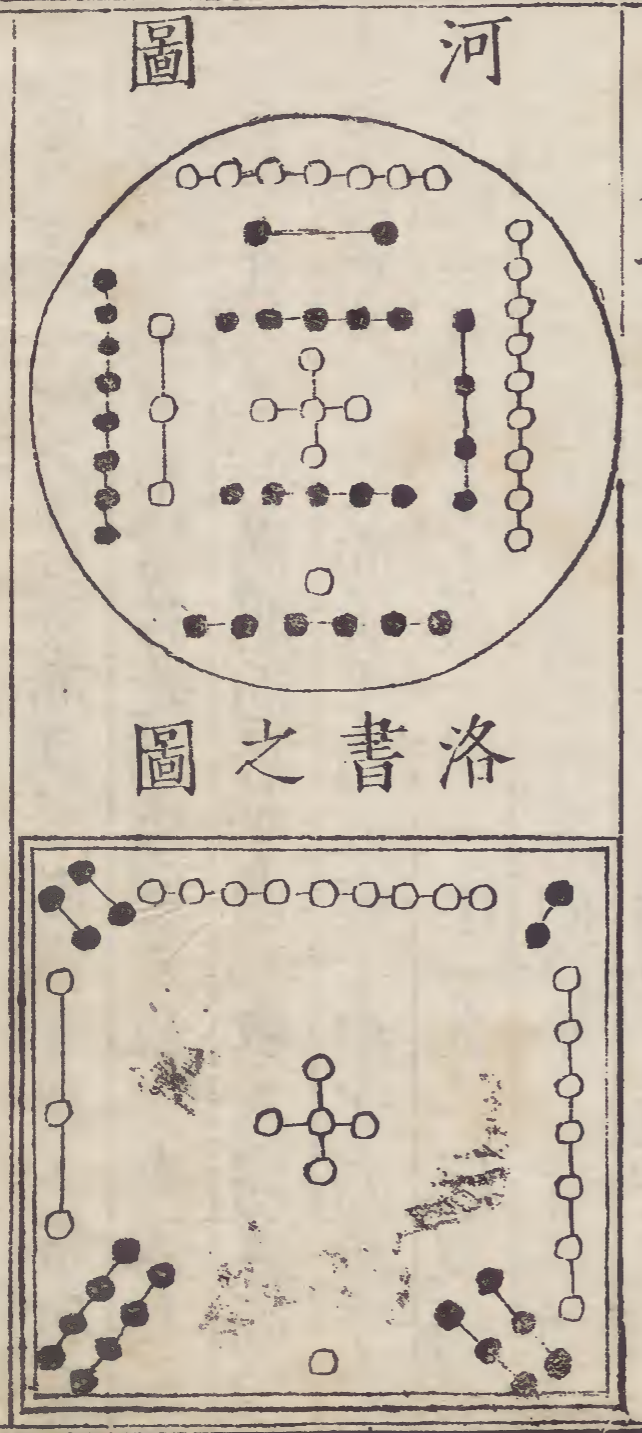
禹湯文武成康宣揚其光何耶大抵温習者事跡彰
罕讀者事迹晦讀之踈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魯
之頌秦之誓幸而得見於詩書學者自少小讀之入
於其耳著於其心其功烈與詩書相表裏豈非魯僖
秦穆之幸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易一



河圖

洛書之圖

荆川稗編 卷之二

論河圖洛書

朱熹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為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陽一陰，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

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

并ノ系系ノ卷之三
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三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

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旣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柰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二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

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

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南。次東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

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柰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

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

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特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河圖八卦大衍之數

鄭樵 輿論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河圖四十有五虛十而不用何也蓋十數雖不用然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合居中之五數縱橫皆十五是知十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河圖之數四十五而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虛九數而不用何也蓋九數雖不用然乾之與坤其數則九 乾三坤六 震之與巽其數則九 震五巽四 坎之與離其數則九 坎五離四 艮之與兌其數則九 艮五兌四 是知九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虛五數

而不用何也。蓋五數雖不用，然天一生水，加五爲六，故曰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加五爲七，故曰天七成之。三生木，加五爲八，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加五爲九，故曰天九成之。五生土，加五爲十，故曰地十成之。是知五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易之爲數，無往而不合，何疑九數之不可爲河圖，十數之不可爲洛書哉。

河圖洛書之數

章俊卿 考索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

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滎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森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居西，二七宜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希夷，卽此圖之正印也。自後世株守拘攣之習，津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爲不用十數，或以爲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於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

數隱於其中矣。一與五爲六，水成也。三與五爲八，木成也。四與五爲九，金成也。二與五爲七，火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識者道，莫爲佞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露於大易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爲十數。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是爲三十六數。以次九而足之，凡有四十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敷演於洛書也。天數奇而虛，五是爲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計之，亦

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於大衍也。故嘗因是而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缺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十，卽洛書之四十五。洛書之四十五，卽河圖之五十五也。

論有河圖而無字

程大昌 易原

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於圖書固所兼法。周人寶藏河圖，孔子嘆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古盛世實有之，非後世傳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

禹洛出書神龜負文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劉歆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
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叙洪
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
國之所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觀焉爾非謂後
世文籍之文也歆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二
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違異如此予於是疑此時圖書
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無定證也然劉歆專佐
符命正使漢家秘藏有之歆何以不得而見此不可
曉也鄭康成則直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說者

謂其本諸緯書緯書者哀平間實始有之非古也不
可據也而其誤有可以理證者典籍之字生於卦畫
卦畫之智發於圖書易謂書契取夬爲象是八卦已
重而文字始生也若圖書始出而篇章已具則夫子
謂書契取夬者誤矣此自可以意曉也特不知漢末
遠古二圖尚皆茫昧而陳搏之徒生二千年後何從
得之然而九位者三列數之旁正縱橫無有不爲十
五故劉牧李泰伯悉謂非人智能僞爲也劉李之言
近矣而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一取
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

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爲十五卽此圖也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實嘗親見是圖矣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七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所可言者其四維四正皆爲十五正符陳搏所傳則其來已古篤可信爾且

說易者莫古於繫辭矣而繫辭之言圖書正與天地變化天象吉凶同在聖人法效之數也則謂以數發智者信而可驗也謂有字有書者妄也天何言哉而况造字成書明與世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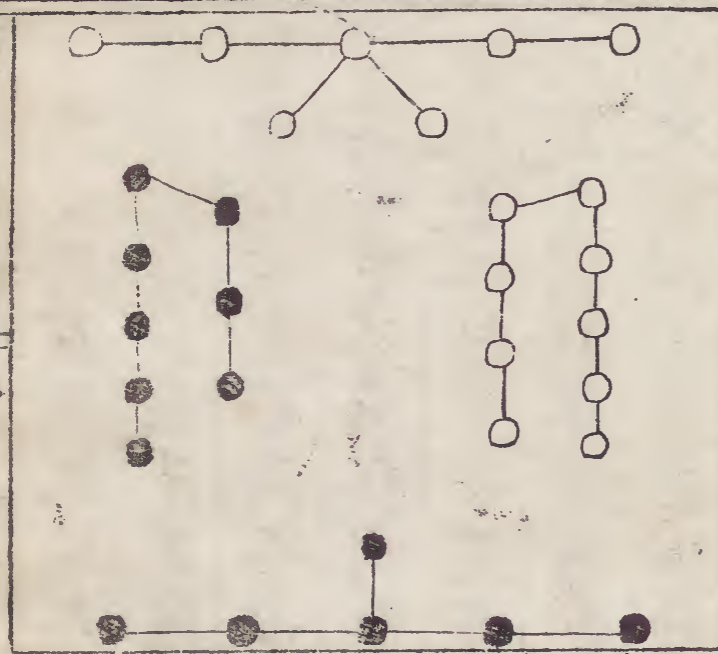
辯河圖洛書

熊朋來 後同

河圖洛書之名自易大傳言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言河圖數也三五以變言洛書數也言洛書者莫如易大傳三五之說後儒則僅知有洪範而已至於其方位則莫如火戴禮記明堂篇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最爲明白

本注云法龜文也二九四是其前三位七五三是中間三位六一八是尾後三位漢儒所說龜文可證者莫如大戴禮經注之言大抵圖書之說至宋始詳其源發於希夷而劉牧亦從范諤昌傳希夷之學其紊亂圖書特錯午言之以祕其術爾易本義啓蒙雖改正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而朱氏之門於其他文字間有未經改正處後儒猶或執劉牧舊說為是反以所改正為不然者按劉牧字長民衢州人其書有易數鉤隱圖頗穿鑿詭祕有河圖四象圖自以為玄妙却是十為河圖矣牧之說不當自為異同觀其所作河

圖四象及大衍等圖則學者宜守朱蔡改定十為圖九為書證于大戴禮明堂篇經注龜文方位可無疑矣今錄劉牧河圖四象圖如左方



劉牧此圖五合一成六而居北為水五合三成八而居東為木五合二成七而居南為火五合四成九而居西為金謂之河圖四象此即河圖矣不言中宮五與十者內外周回皆五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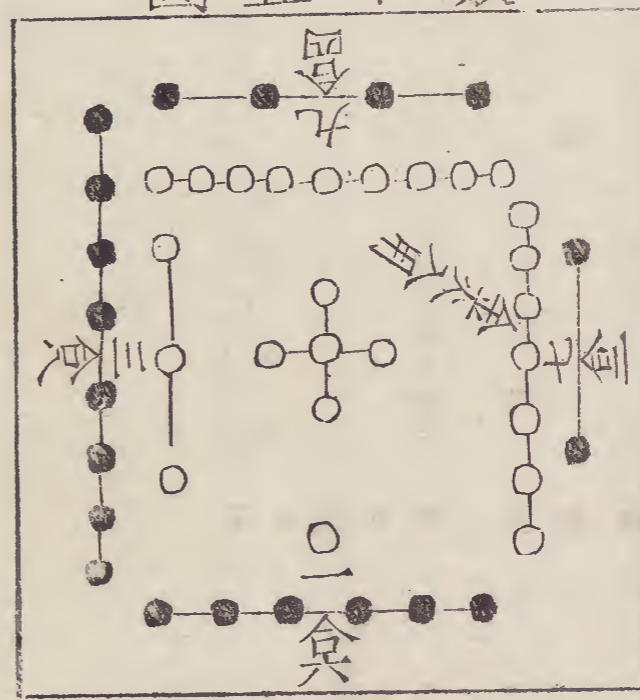
河圖中天數二十有五卽洛書

洛書卽是河圖中天數二十有五圖所以顧命但言河圖論語但言河不出圖禮運但言河出馬圖皆不言洛書者洛書在河圖中也近年虛齋趙氏嘗作天數地數二圖不知天數圖卽洛書上官氏嘗以河圖衍爲十圖其第五圖卽洛書第六圖卽地數三十圖而東西南北易位以仰承五圖陽順轉陰逆轉也彼蓋以陰陽家三白飛宮之例布十於九抽添而求之爾五六天地之中數五爲天心縱橫八面皆三五之數六爲地心縱橫八面皆三六之數其餘八圖則不

能縱橫八面皆合不若五六兩圖之自然今只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各爲一圖見得河圖乃其全體總圖也天數二十有五圖自然金火易位地數三十圖自然水土易位天數圖自然缺十故洛書言疇則自一至九地數圖自然缺一故洛書言用則自二至十邵子所謂陰無一陽無十也河圖者五行之全體至洛書入用必有易位處以見造化發用卽如此卦爻變動處占者於此取用焉天用莫如金火日月是也地用莫如水土山川是也陰陽家水土同生申旺子亦是河圖洛書中已具此理書不盡言圖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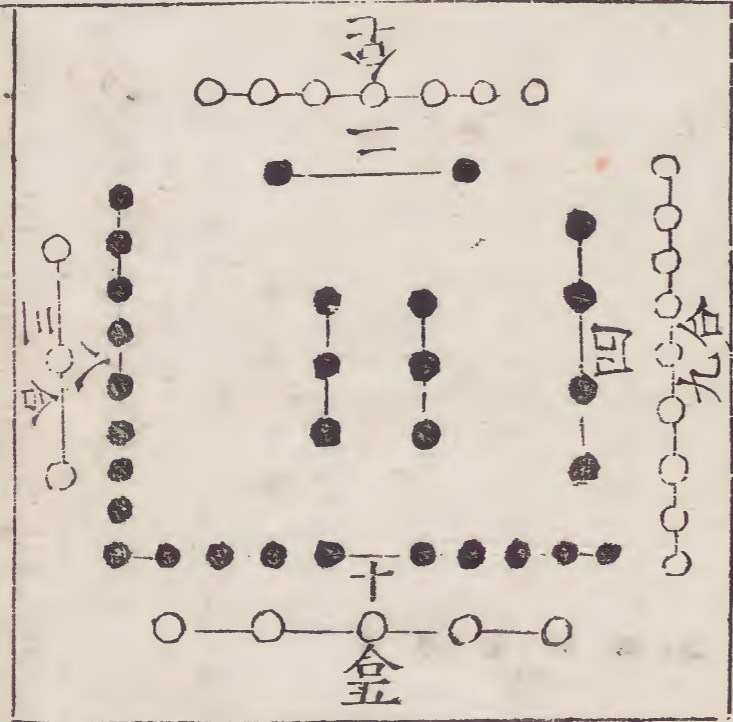
意上管氏十圖以地數圖易置四方之位如測景占象以天地盤逆順相求不如但以天數地數為正面圖天數圖即洛書也

天數二十有五之圖



五居中八面皆成十五三之為三五也虛五則八面皆成十兩之為二五也

地數十三之圖



六居中八面皆成十八三之為三六也虛六則八面皆成十二兩之為二六也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中蓋兼取於圖書矣後儒直以易爲河圖範爲洛書遂使圖書體用二致至謂伏羲得其圖禹得其書至謂洪範中幾十字爲龜文固哉其言圖書也如大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乃未于發明洛書之數參者三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卽洛書之數而易用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者也故聖人於易以圖書並言之

洛書辯

洛書原不是範

王禕 本集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

皆伏羲之所以作也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

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并川種經卷之三
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

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

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踈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替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

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有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竝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墮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數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

地乎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夫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

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冠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

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
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
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
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
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
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
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
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
是故朱子於易學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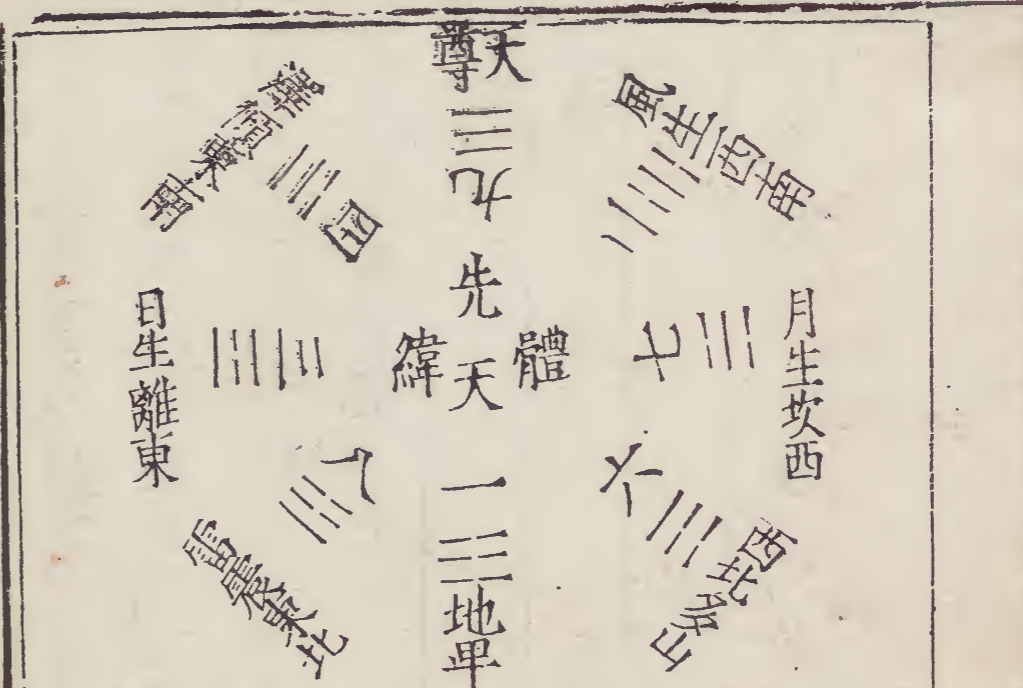
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
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
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
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
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
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
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
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
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
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

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
 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
 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
 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
 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
 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
 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
 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
 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
 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

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
 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
 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
 之以作易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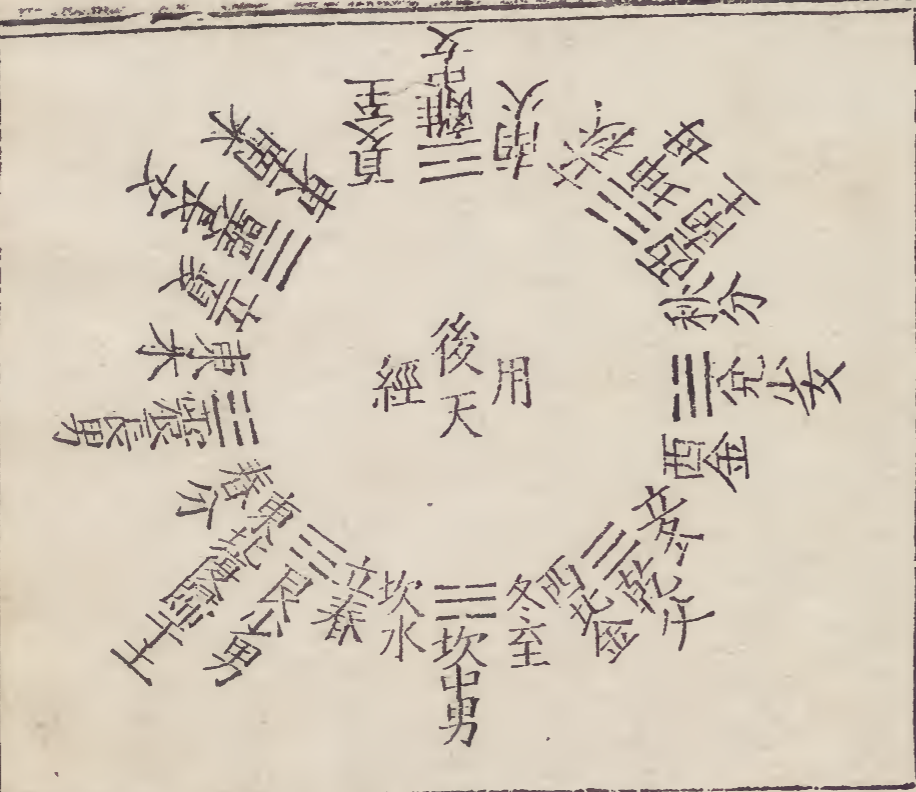
伏羲畫八卦圖

鄭樵 與論 後同



陽道主變其數以進為極陰道主化其數以退為極陽以進為極故乾為父而得九震長男而得八坎中男而得七艮少男而得六凡成數皆陽主之陰以退為極故坤為母而得一巽長女而得二離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凡生數皆陰主之所以五數十數不同也

文王畫八卦圖



乾坤縱而六子橫震兌橫而八卦縱陽五數三男皆奇合父十八數陰四數三女皆偶合母十八數

論先天後天之易

先天始於復垢終於剝夫此伏羲之易也後天始於
乾坤終於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
坎居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
中滿也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
四正位者取其金木水火之正炁生民日用一之不
可無也嘗謂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
篇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
自然之易次言聖人說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
剛柔者晝夜之象此言後天已然之易先天得於伏

羲歷數千載更文王周公孔子不以語人而其圖獨
傳於陳希夷先生何也蓋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
此數先有此理昔者伏羲之作易其示諸人蓋特以
象云耳而理與數皆不傳焉非秘之也聖人以爲天
地之數後世必有因象而發明之者不可以一人之
見遽盡其蘊也是以文王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
作文彖象大傳之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
兩地之數五行生成之數亦由是而間見也而理與
數之學與自理數之學與而伏羲六十四卦見其畫
未曉其象於是希夷陳先生始發之以示斯世其曰

井川釋經卷之二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此十六
字邵康節得之於希夷將放手足之日又爲圖以示
人參之繫辭所載則六十四卦伏羲之前已具矣此
上繫必以先天之易爲之旨而下繫又序十三卦之
制作於其後者此也

後天文主之易必以離坎震兌居四正而處乾位於
西北坤位於西南者何也曰以天地之象言之水火
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之日用不可無故以坎離震
兌居四正位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之所宅也崑崙
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舍也故西北爲乾而西南爲

坤也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爲巽
五嶽之尊莫如泰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此
皆象之大者若以理而論之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
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肅殺之
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萬物萬物之生盛
於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茂盛之方也坎艮震方位
次於乾者乾統三男而長男用事也巽離兌方位夾
乎坤者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也若以氣而論之西
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
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險以

其八和氣二卷之二
一陽犯眾陰而位乎北萬物於此時方以用藏受納
為勞故曰勞乎坎艮者止也東北之卦也物來地上
將出而止待春之謂也此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故
曰成乎艮物之始生動出乎震潔齊乎巽故曰出乎
震齊乎巽至南方得明而相見故曰相見乎離坤者
地也萬物致養乎地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
以成就為說故曰說言乎兌此主後天之易次序
也夫易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此後天所以異於先天
也

先天後天圖論

熊朋來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從也後天圖衡也
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
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自太極分陰陽
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
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
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
自乾一至坤八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震
得乾初爻為長男巽得坤初爻為長女坎得乾中爻
為中男離得坤中爻為中女艮得乾上爻為少男兌
得坤上爻為少女此後天八卦之次序也乾上坤下

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
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坤逆布此先天八卦之方位
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
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後天八卦之方位也說卦
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言先天也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
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言後天也先
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於李拱之拱之得於
穆伯長伯長得於陳希夷四圖之中其一爲八卦次
序又其一爲六十四卦次序其一爲八卦方位又其

一爲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加倍而
進之八卦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
六十四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八卦之次序可也圓
圖在外以象天先將八卦定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布于外卦方圖在
內以象地先將八卦定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布于外卦觀六十四卦
方位但觀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爲六子
受生之次序其一爲八卦入用之方位朱子蓋以此
配先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然之妙

後天所以致用而著隨時變易之道先天圖當監看
乾天坤地以上下言後天圖當平看離火坎水方可
以南北言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文王易自作文王
易看大抵文王以前有占無文本非可以言語文字
求之易之見於辭者自文王始易之有先天後天則
自孔子於說卦發其機至康節四圖而大明先天之
學心學也所謂畫前有易者也伏羲畫八卦而已詎
知百世之下乃有是圖愚嘗細繹文王之易惟周子
太極圖上一截陽動陰靜處可以見先天四象生八
卦之象下一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處可以見後天

乾坤生六子之象太極所謂陽動陰靜即先天圖中
太極分陰陽陽動中一暈之陰即少陰生太陽中乾
兌離震在焉陰靜中一暈之陽即少陽生太陰中巽
坎艮坤在焉此太極圖中先天圖也太極所謂乾道
坤道即後天圖中乾父坤母乾道成男震坎艮在焉
坤道成女巽離兌在焉此太極圖中後天圖也先天
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先天震巽對後天震
東方巽東南先天艮兌對後天兌正西艮東北此六
卦不但變其方位且變其對卦獨坎離二卦先天爲
東西之門後天守南北之極常相對立坎離具四象

之體太極陽動陰靜圖即坎離二卦從揭之也豈惟
太極圖哉系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曰日月為易乾坤
門戶坎離匡郭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牝牡兌
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變陰用九
老陰變陽用六其牝牡之體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姑
就系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坤爐鼎坎
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
離中陰則仍為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乾專於陽坤
專於陰曰鑪鼎者器之惟夫離已日光坎戊月精互
相根依在納甲則生中宮戊己之功在先天則為日

東月西之象在後天則正火南水北之位八卦中乾
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惟坎離水
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它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
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日為太陽精離者日之象
何不三爻純陽而有中陰爻才說太陽其間便有少
陰所以日納月之鳥認得日中有月則可以知離卦
月為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而中有陽
爻才說太陰其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之兔認得
月中有日則可以知坎卦乾與離同受太極之陽而
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坎者中滿

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雖坎太極之四象是以離坎
二卦常為陰陽造化之樞紐也或謂太極圖與先天
圖皆自希夷來其一自濼溪發之其一自康節發之
或謂周邵所自得使圖出希夷亦安用諱故明道先
生誌邵墓不隱其師但言自得處非師傳所及真
大賢之言也

論後天八卦方

楊繪義海後同

乾坤父母也艮少男也巽長女也而皆處乎偏震坎
長男中男也離兌長女少女也而悉居於正何其尊
卑之不倫也答曰乾純陽陽主於進故在一陽生

之前而處西北也坤純陰也陰主於退故在一陰生
之後而處西南也左而旋之者陽也震為長男位正
東也艮為少男位東北也坎為中男位正北也皆左
而旋之者也右而轉之者陰也巽為長女位東南也
離為中女位正南也兌為少女位正西也皆右而轉
之者也震為長男代父之任故位於生物之地而主
其功焉世子宅於東宮蓋取諸此也長陽既主其功
則坎艮皆陽也於義為嫌故列艮於後而坎切於嫌
者抑又後之以居空虛不用之地也佐震而成功者
巽離兌皆屬陰也言之於國臣之象歟乾父之處西

北也豈徒逸於無爲哉抑將防閑於陰禍也戰乎乾言陰陽相薄者則其義焉

坤兌不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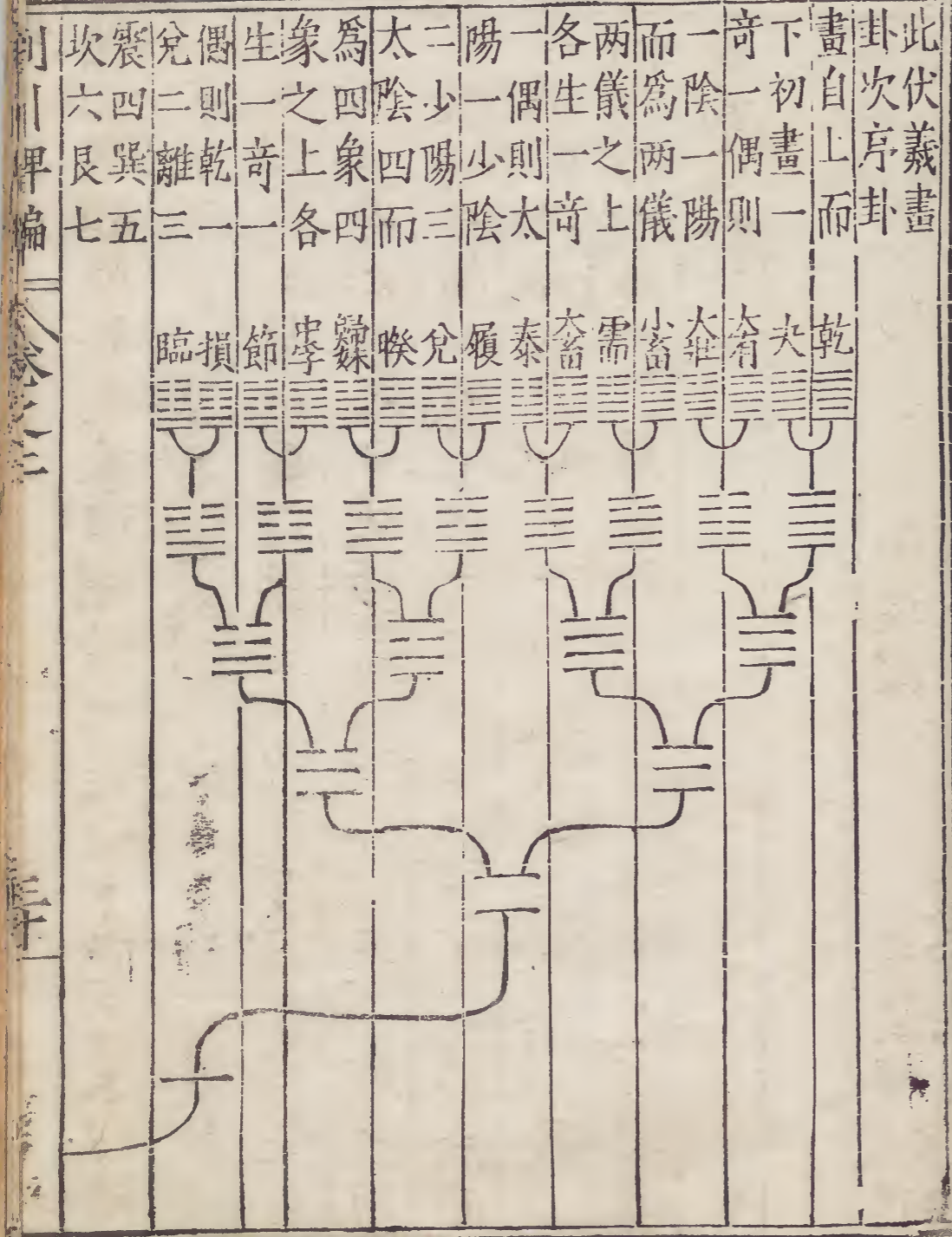
以方偶而位八卦者說卦之文也乾曰西北之卦也坎曰北方之卦也艮曰東北之卦也震曰東方也巽曰東南也離曰南方之卦也唯兌與坤不言其方噫聖人之旨微哉夫陽者君子之道也陰者小人之道也陽主乎生者也陰主乎死者也陽生於子而云帝出乎震何也帝者造化之直宰不可得而名之者也雖不可得而名之而生萬物之功顯於春故強而名

之曰帝出乎震及釋其義則曰萬物出乎震而已矣齊乎巽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柰何離明方盛而殺物之陰已生其一耶小人之道長於此矣作易者戒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由辯之不早辯也陰之所以能消乎陽者由不防之於微而制之於著也小人也坤者二陰三陰之位也兌者四陰之位也陰氣之微而漸著故聖人特於坤兌不言其方所以戒陰於

無形也。如臨卦之彖曰剛浸而長。至于遯之彖曰浸而長也。而不言柔者其義同也。至于五陰六陰乾之位也。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上六曰龍戰于野。文言曰。謂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說卦曰。戰乎乾。又曰。言陰陽相薄也。意不防於微而至於著。不虞於漸而至於壯。凡如此者。聖人之旨微哉。乾能薄陰而後一陽生於坎。故謂之勞乎坎也。艮位于丑寅之間。得非萬物之終始乎。

伏羲畫卦次序橫圖

章俊卿考索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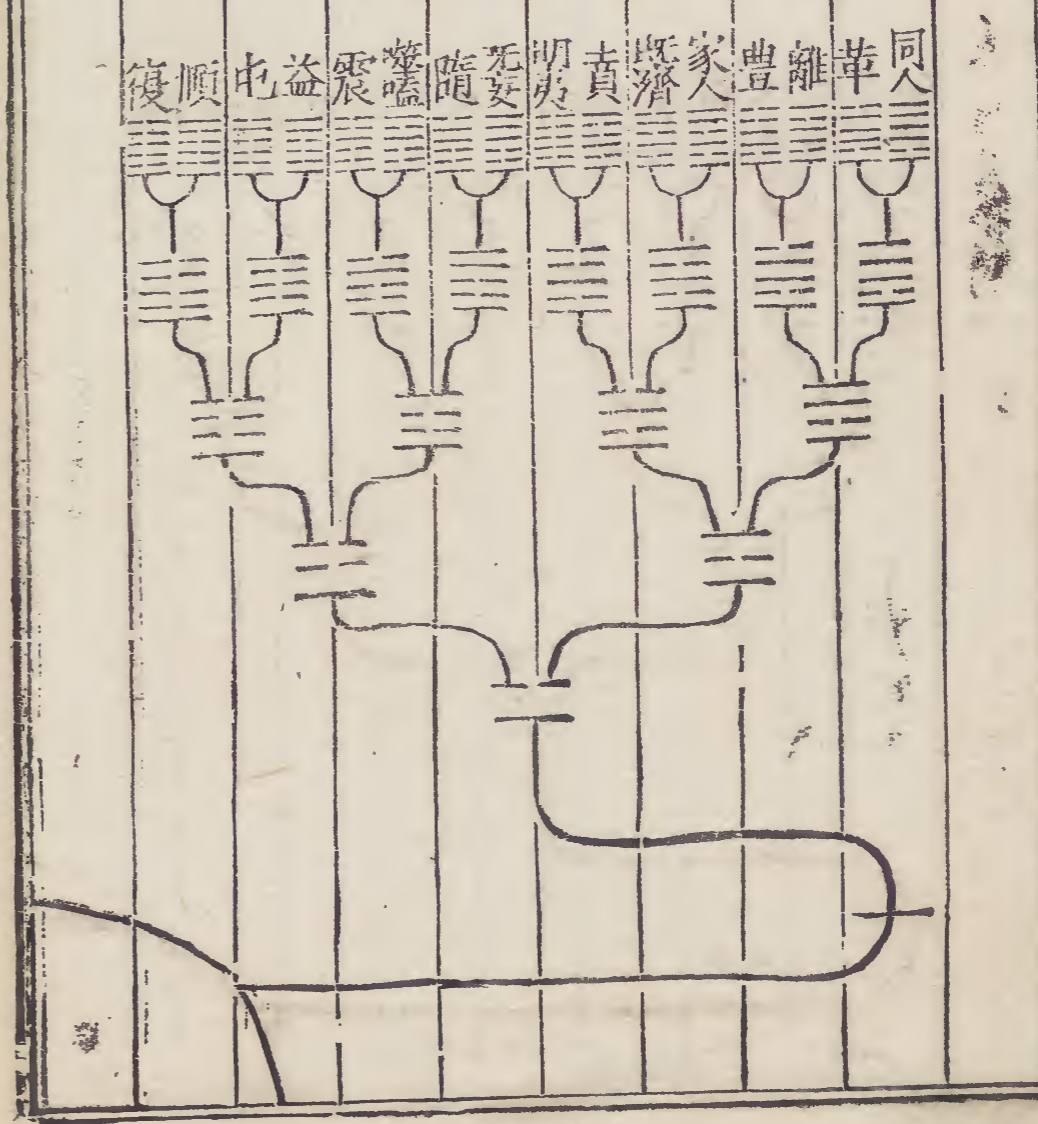


荆川和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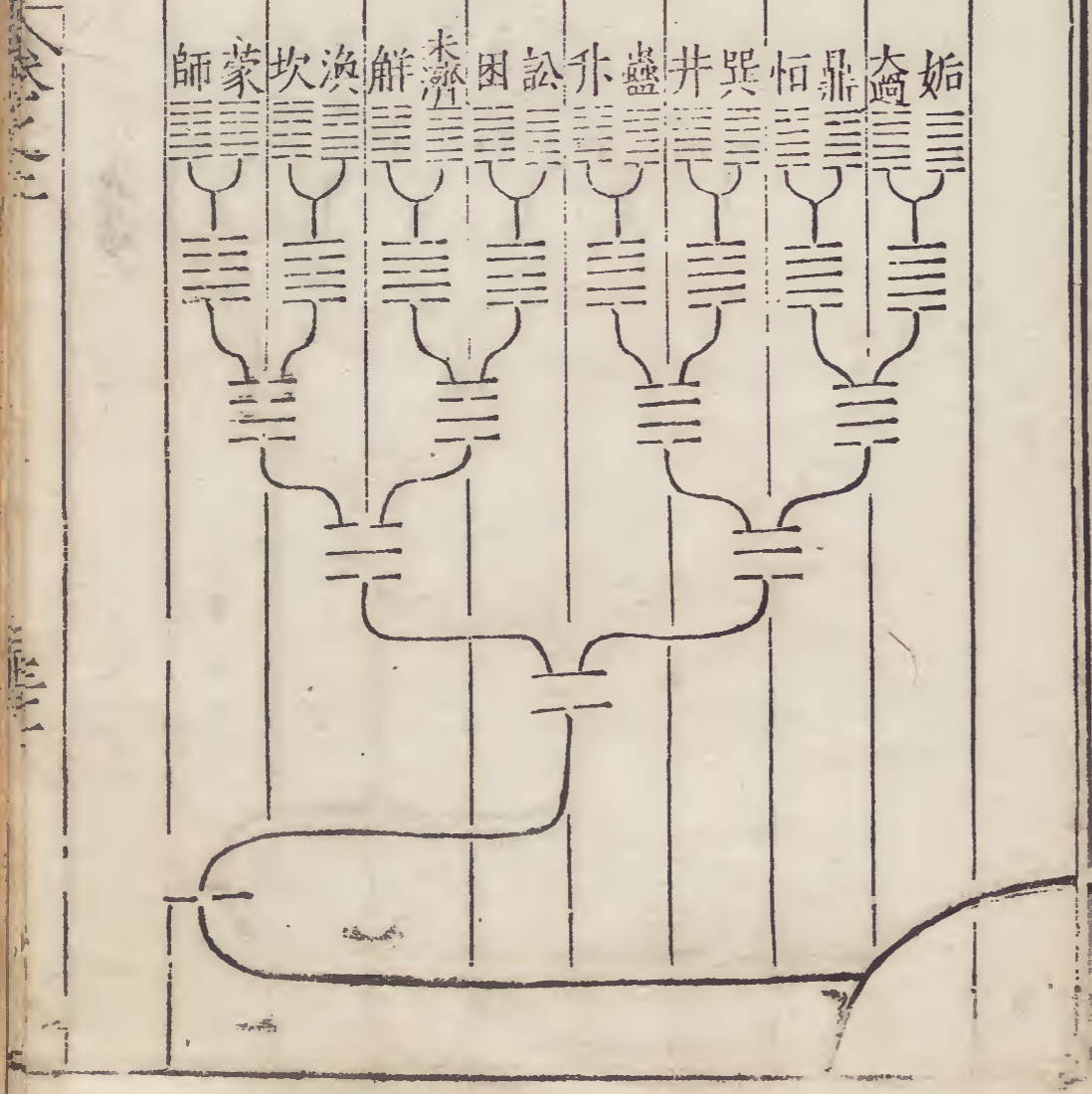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三十一

坤八而為
八卦則兩
儀之各
加卦上又
八卦之儀
各加兩儀
也十而
三象則
四象之
各加卦
又各卦
象也三
二而六
四則八
加之各
三畫則
乾八兌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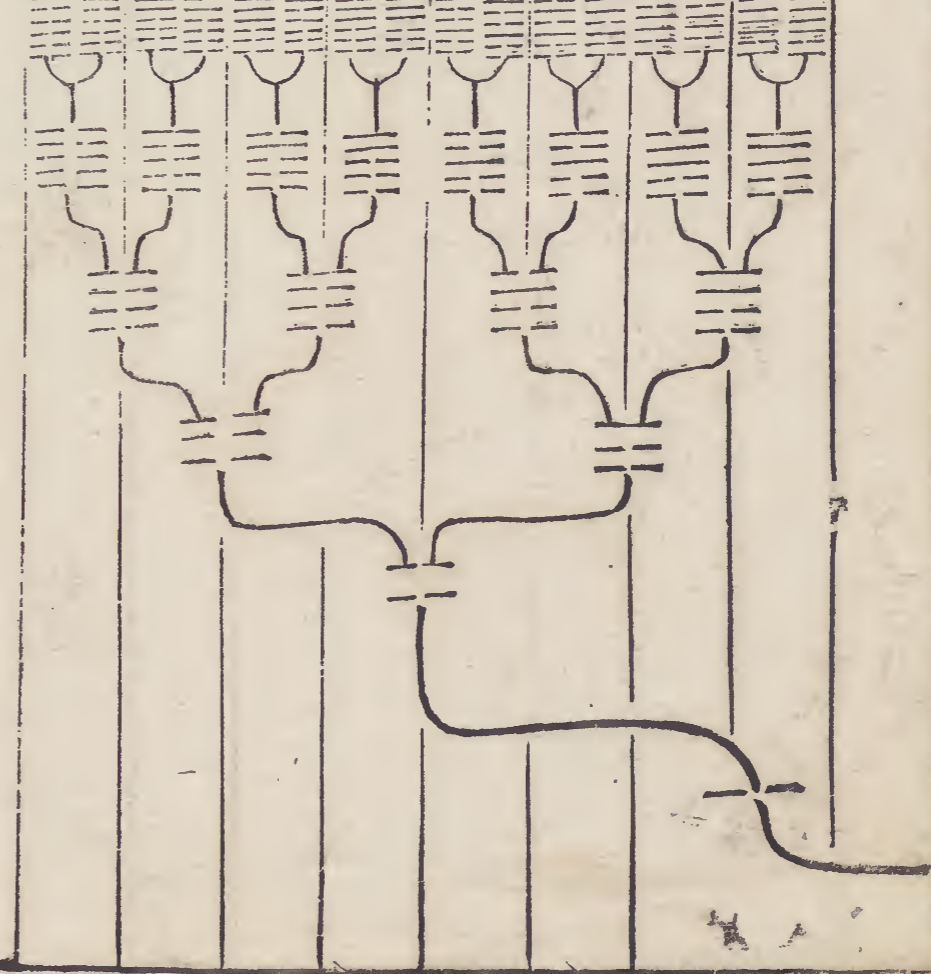


離八震八
巽八坎八
艮八坤八
三畫則乾
一兌二離
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
七坤八各
居八卦之
上而重乾
居一重兌
居二重離
居三重震
居四重巽
居五重坎
居六重艮
居七重坤
居八皆自
然而然不
容已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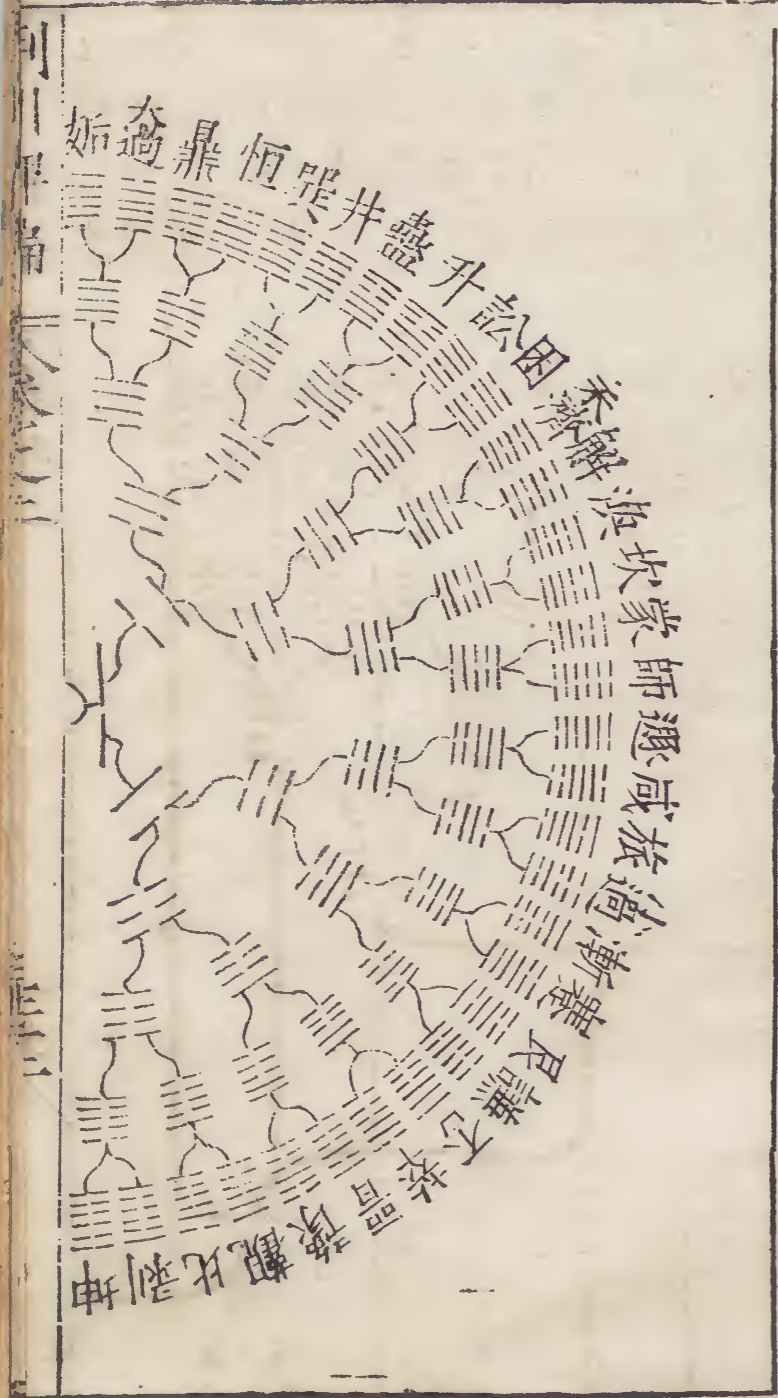


豈待文主
 而後重周
 禮三易經
 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
 四周禮至
 劉歆時方
 出子雲不
 見周禮故
 以重易為
 文主不知
 十三卦制
 器皆取已
 重之卦矣
 文主易即
 伏羲已重
 之卦而改
 其位序也

遯 咸 旅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伏 義 畫



先天後天圖



卦

圓

圖



朱子曰此圓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
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陰生於午中極於子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
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
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
爲地也

章氏曰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故先天之易兩兩相
對圓圖乾與坤對自乾坤而生者夫對剥大有對比
壯對觀小畜對豫需對晉大畜對萃泰對否兌與艮
對自兌艮而生者復對謙蹇對睽漸對歸妹小過對

中孚旅對節咸對損遯對臨坎與離對自離坎而生
者師對同人蒙對革渙對豐解對家人未濟對既濟
困對賁訟對明夷震與巽對自震巽而生者升對无
妄蠱對隨井對噬嗑恒對益鼎對屯大過對頤姤對
復方圖自下而上序如橫圖自西北之東南乾之坤
東北之西南泰之否縱橫錯綜亦皆相對天下之理
有剛必有柔有進必有退有善必有惡六十四卦皆
歷三十二位而變而其機則在坤復乾姤之間復至
乾陽自少而多極於乾則一變爲姤矣姤至坤陰自
少而多極於坤則一變爲復矣坤而復乾而姤乃陰

陽變易之機得其機則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進必思
 退吉必慮凶可以體常盡變先天之學其明天道以
 驗人事之幾歟

後天序對之圖

 乾	 坤	 大畜	 大畜	 大畜	 大畜
 蒙	 訟	 訟	 訟	 訟	 訟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師	 比	 師	 比	 師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訟	 比	 訟	 比	 訟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師	 比	 師	 比	 師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訟	 比	 訟	 比	 訟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師	 比	 師	 比	 師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訟	 比	 訟	 比	 訟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師	 比	 師	 比	 師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訟	 比	 訟	 比	 訟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師	 比	 師	 比	 師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訟	 比	 訟	 比	 訟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師	 比	 師	 比	 師	 比
 比	 師	 比	 師	 比	 師

易經卷之二

三十三

章氏曰陰陽相易自有相反之理故後天之易一一
反對上經十八卦下經亦十八卦上經不易者六乾
坤坎離頤大過也反易者十二屯與蒙需與訟師與
比小畜與履泰與否同人與大有謙與豫隨與蠱臨
與觀噬嗑與賁剝與復无妄與大畜是也下經不易
者二中孚小過也反易者十六咸與恒遯與大壯晉
與明夷家人與睽蹇與解損與益夬與姤萃與升困
與井革與鼎震與艮漸與歸妹豐與旅巽與兌渙與
節既濟與未濟是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艮震合而為
頤震艮合而為小過巽兌合而為中孚兌巽合而為

大過亦皆不易也八卦雖不易乾盡變則為坤坤盡
變則為乾坎盡變則為離離盡變則為坎頤盡變則
為大過大過盡變則為頤中孚盡變則為小過小過
盡變則為中孚亦皆變易也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
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為訟反泰為否反隨為
蠱反晉為夷反家人為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為復
反遯為壯反蹇為解反損為益反困為井此善變者
也亦不盡然文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
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可聖特在一轉移之頃
爾後天之學其明人事以贊天地之妙歟

荆川稗編卷之二

三七

問所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

